

工农兵创作丛书

老年突击队

張英等著

5



新文艺出版社

目 次

老年突击队.....	1
五千吨海輪下水記	23
泉源.....	27
百分之四十.....	34
汽笛.....	43
印“紅旗”.....	51
老工人張德标.....	55
“乘客們，早！”.....	61
一兩力气举千斤.....	69

老年突击队

上海分局力电机厂工人 張 英

一

車床車間加工下来的半制品，象潮水似的涌向鉗床、电气、裝配等車間。特別是手工加工的部門，真被压得气也透不过来；好几个小組的青年突击队，都紛紛参加义务劳动，甚至突击开双班，可还是不能解决問題。等待加工的半制品，堆放得象小山似的高。在大跃进中，机械部門的生产指标，已經达到年产十五万台电动机的高度，比上级公司規定的指标猛跳四倍，可是手工加工部門还没有冲破十万大关。特別是近几天，农村急用的电动抽水机，等着要貨，可是裝配車間就象大河里的攔水壩，半制品到了这里被一下攔住了。

裝配車間的四面門窗大开。虽是暮春天气，但这里却有盛夏的感觉，縱然陣陣和风扑窗而过，大伙儿也只穿了一件汗衫工作，还是汗珠淋淋，有些人連頸項上圍着的毛巾，也都湿漉漉了。

車床間輔助工朱阿庆，拉进来滿滿一車电动机配件，看看沒处堆放，就停下来問道：“大炮師傅，这車配件放在哪儿？”随着他的話，鉗台边一个五十开外、胸闊臂粗的老工人停下了工作。他就是裝配組長武德才。由于他性子急躁，講話象弄堂里扛木头——直进直出，一开口，声音就象敲銅鑼，所以外号叫作“武大炮”。他不但身材魁梧，而且四方臉上長滿毛茸茸的短胡子，刷帚眉下鑲着一对銅鈴眼，活象戏台上的猛張飞。他年紀已經五十六，却一点不显老，干起活来也象“猛虎奔山”。

武大炮向車間四面一望，待裝的配件堆得高高的，再送上去怕要倒翻。于是一陣焦急又爬上他黑黝黝的臉孔，两只眼睛显得格外大了。

“阿庆呀，車回去吧，再放进来裝配間要压煞啦！”一个中等身材，瘦个子，也是年逾半百的老工人，沒等武大炮开口，就抬了一下架在鼻梁上的老光眼鏡，向輔助工揮揮手，慢吞吞地說。他名叫溫成書，因为做事怕痛怕痒，干啥也吞吞吐吐，沒有火气，所以大伙把他的名字喊成为“溫吞水”了。起初他听了很不入耳，后来日子一長也无介事。朱阿庆听了溫吞水的話，正想拉着走，哪知武大炮猛的奔上来攔住說：

“阿庆，放在我工作台边吧，我把裝好的电动机送到檢驗間去，可以理一块地方出来，这批配件一定設法馬上搞好它。你告訴車床間的同志們，說裝配車間是‘压勿

煞’，配件越多勁道越大！”說着他就幫助朱阿庆把配件搬下來。他想：車床間干得好，跑得快，這是件好事。我們要追！難道向他們討饒不成！

溫吞水却在着急，他看到越來越多的配件，不禁“唉——”地嘆了口長氣。

“喂，你嘆啥斷命氣？”武大炮瞪了溫吞水一眼，厉聲責備。

“千怪萬怪要怪我爹娘不好。”溫吞水還是慢條斯理地說。

“怪你爹娘干什么？”武大炮被溫吞水說得莫名其妙。

“怪他們養我時少生一雙手，如果我有兩雙手，這點配件就篤定泰山可以完成……”

“呸！你真是個溫吞水！”武大炮打斷溫吞水的話說，“少說廢話，多做點活吧！”

尽管武大炮急煞，溫吞水可一點也不急，還是慢條斯理的老樣子，一放工，他就拍拍屁股走了。

青年突擊隊又抽調了十名精悍小伙子，來突擊趕裝。武大炮看見小伙子們頭髮亂蓬蓬的，臉上油光光的，就揚起粗嗓子說：“小伙子們，看你們干得象煤炭堆里爬出來似的，滿身污黑，快點回去洗洗浴理理髮吧，近來你們也够辛苦了，今晚上這點活兒包在我們身上吧！”

鉗床間青工小方說：“大炮師傅，我們名字是什麼？——我們是青年突擊隊！哪里有困難，哪里就有我們！”

“大炮師傅，我們年輕人是銅鑄鐵澆的，這點辛苦算得什麼！你們上了年紀的老師傅，應該回去休息啦！……”

武大炮敲了一天的鐵錘，扳了一天扳頭，確實感到有點手痠，但是看看還未完成的——明天一早就要啟運的電動抽水機，于是就胸脯一拍說：

“你們小伙子的身體象鋼鐵，難道老头子象豆腐嗎？——不！深山老松，經得起風吹雨打，老头子准比小伙子強！”

“好，那我們就比一比吧！”小伙子們血氣旺盛，哪甘示弱，他們揚臂揮錘，就狠狠地干起來。

裝好了電動抽水機，夜已深了。武大炮把一件卡其上裝往肩上一甩，燃了一支香煙，一邊呼一邊走，又是一邊想：哪里有困難，哪里就有他們，那麼就不能有我們么？小伙子們組織了青年突擊隊，難道我們老头子就不能來個老年突擊隊？建設社會主義人人有責，老头子為啥要落在小伙子後頭！……武大炮想到這裡，頓時勁增百倍，猛的把半截香煙頭往地上一丟，決心明兒找幾個老兄弟們商量商量。

走出了廠門，武大炮路過正在擴建的新廠房工地附近，噹噹噹的水泥拌和機夾着嗨呀哼呀的打夯聲，塔式起重機在強烈的燈光中揮舞着鋼鐵巨臂，把鋼梁從地面舉向高空；電焊機龍頭上噴射出來的藍藍的弧光，把半片天空照得發亮；高高的腳手架上人影晃動，嗚嗚的大卡車在

来回奔忙。这火热的场面，突然把武大炮的心吸住了。他越来越感到自己工厂的可爱。二十一年前，这里曾是淞滬战场，日本鬼子的炮火，把八字桥一带，化为焦土。就在那时，他舍弃了小草屋，挑了一副竹箩，前头坐着四岁的孩子，后面装着一只破箱子，和爱人一起逃难，哪知没奔了多少路，只听见前面孩子尖叫一声，他猛一看，只见鲜红的血水已经从箩筐里滴下来，第一个孩子就牺牲在八一三的流弹里……往日的战场，今日的工厂，武大炮目睹这两个世道的变迁，心里怎么能平静呢？武大炮舒了口气，又把两臂用力的一挺，狠狠地自语道：“我就偏要搞个老年突击队！”

二

支部办公室的门半掩着，武大炮进门一看没有人，他正想回头出来，哪知背后伸出两只手，把他的眼睛牢牢閤住了。“谁呀？吃饱早饭了吗？”他一边急急地说，一边用力挖开閤在眼睛上的手掌。“哈哈……”随着一阵爽朗的笑声，两只手松开了。武大炮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支部书记老林；于是就不由分说，扬起手臂在他背上捶了一拳说：“嘿，都是年过半百的老汉，孙子和外甥也都上学了，还象小伙子一样贪闹玩，真是老高兴。”

老林哈哈大笑，眉毛一扬说：“什么，年纪老了，就不能开玩笑么？你这个大炮真太也摆老资格了。”

老林和武大炮过去是老同事，年輕时候曾經一起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义，和各种罢工斗争；那时老林已經加入了党的地下組織，武大炮是地下党忠实的助手，带头罢工、散发傳單……只要党一声令下，他就拚着命去干。所以他倆相处得一家人一样，有啥談啥，无拘无束……。

“人家在火里，你在水里，再嘻嘻哈哈我又要送你大字报。”武大炮哪有心思开玩笑，就粗声粗气地对老林說。

从武大炮的口气中，老林觉得他一定有事了，所以就認真地問：“大炮，有啥要事么？”

“当然有！”大炮响亮地回答說。“現在青年人組織了突击队，我們老年人为啥不組織突击队？現在咱厂手工加工部門，是个落后堡壘，过去是无人能攻破的，我想組織老年突击队，发动全厂老头子！你說好不，我的党書記？”

听了武大炮的話，老林眼睛猛的一亮！“老年突击队，多么豪迈的名字呵！”他打量一下武大炮的四方臉，那种剛毅果敢的神情，不減当年报名参加“敢死队”时那么英勇；而且在全国工矿企业中，只有青年突击队，从沒听说有老年突击队，这岂非是大跃进中的上海新事。老林压抑不住心中的激情說：“武大炮，我第一个向你报名参加老年突击队，过去学的一点老手艺，今天也要利用业余时间来开开花。現在党提出要技术革命，我們正是时候。”

“老林，你亲自出馬，那保險馬到成功！”武大炮頓時

勁加百倍。

“武大炮，”老林又叮囑說，“我們這次千萬要和老伙件們說明，不是拚力气硬干。一个人的力气到底有限，如果只有五百斤力道，那只能挑五百斤。可是現在放在我們面前要挑的是万斤重担，所以非要大家用智慧不可！”

“对，老林，一定要用智慧！我昨晚上想了一夜，想出八个字，这八个字能实现，我厂各車間生产就能平衡。”

“唷，大炮講話也学会了打轉弯卖关子，真有意思。”老林瞪了武大炮一眼，半开玩笑地追着問道，“快說，八个什么字？”

“手工机械化、电动化！”武大炮一字一句，說得特別响、特別有分量。

“好！”老林拍的鼓一下掌，兴奋地加重語气說，“大炮，我們‘不怕做不到，就怕想不到；只要能想到，一定能做到！’現在你快点去发动一下老伙件們吧。”

那时，上工的鈴声急促地响起来，武大炮飞也似的奔向車間。

进了車間，武大炮第一个就向温吞水动員：“喂，温吞水，我們要組織老年突击队，和青年突击队比一比社会主义的革命干劲，这回我看你温吞水也要摆点苗头出来啦！”

“什么，老年突击队？”温吞水习惯地抬了一下老光眼鏡，吃惊地說，“你这个大炮老是兴花样充大好佬，一点不

为大家想想，老兄弟們都年过半百，如果再突击，背脊也要压弯了。”

照往日，武大炮早就火了，可是今天，他不得不忍住气补充着說：“温吞水，又不是叫你拚命，怎么会压弯你的背脊？現在我們要使手工机械化、电动化。实现后，不但干活力气省，而且生产快。譬如我們裝电动机，最花时间的就是扳螺絲，如果我們利用‘电’来扳，那多好！”

“啊哟哟，你这門大炮怎么瞎开炮呀？手工机械化、电动化，嘴巴講講倒容易，可是要做就难啦！用‘电’来扳螺絲，外国人也沒有創造出来，你这老粗，不摸摸自己的額角头，也想当发明家？真笑話。老实說，我們裝配車間第一个就搞不出什么‘化’，要是能，哼，我这‘温’字写在你脚底里。”温吞水摇摇头，一点儿信心都沒有。武大炮一股热情，被温吞水泼了一盆冷水，心中好不气惱！他一边把配件搬到鉗台上，一边頂着温吞水說：

“外国人沒有，我們中国人就不能創造嗎？別人双反后都大大跃进，独有你温吞水还是老样子。現在廢話少說，你究竟愿不愿意参加老年突击队？”

“唉，老头子还有啥击可突呢！这象‘月亮里点灯空挂明’，我不想摆这个虛名头。”

“不参加不会硬拖，”武大炮耐着气說，举起鉄錘，狠狠地干起活来。鉄錘当当地敲得那么有勁，仿佛要把一肚子气惱，一下子从鉄錘中发泄出来。

利用午休時間，武大炮向各車間的老工人一一動員，他們個個拍胸參加，一看名單，足足有二十個，只第二車間刨床師傅老牛還未找到。他也是一個五十三歲的老頭子，真名姓叫劉德明，因為他干的是一台老式牛頭刨床，所以大家給他起了個綽號叫“老牛”。幾年來，他的真名知道的人不多，“老牛”倒是上下通曉了。

武大炮匆匆來到第二車間，只見一個頭髮花白的老漢，正高卷衣袖在揩修一台八尺齒輪車床。“呀，這不是唐師傅嗎？他怎麼又來啦！”武大炮一看是已經退休了的老車床工人唐銀山，於是就快步上前說：“老唐，你上次不是說五月初就要回寧波鄉下去，怎麼今天又來修車床啦？”

唐師傅見了武大炮就親切地說：“你好，武大炮，今天我是最後一次到廠里來，和大伙兒告別一下，也是最後一次來檢修我作過十來年的車床。我後天就要回鄉，輪船票也買好啦！”老唐摸摸大車床的機柄，滿臉深情。

“後天就要走啦？那你也別勞累了，這台車床等會兒我叫小青工揩一揩吧。”武大炮說着，一把奪下老唐手中的油回絲。正在這時，門外傳來一陣喊聲：

“武大炮，你在这儿嗎！老家伙，找得我好苦哪。”隨着喊聲，一個頭髮剃得光溜溜的老工人已經奔進車間。

“嗨，老牛呀，我也正在找你。真是‘踏破鉄鞋无寻处，见面全不費工夫’。”武大炮兴奋地迎上去說。

“噢——老唐，你……”老牛一見武大炮身边的老唐，好不驚訝。

“他后天就要回宁波去啦，今天还要来檢修車床，我們的唐大哥真也太愛厂了，退休不到半年，倒有两个月在厂里东摸摸西动动的。”武大炮湊上去代老唐回答。

“老牛呀，要是我和你們一样年紀那多好，这次大跃进中也可以来个‘鯉魚跳龙门’，可是現在……唉，我真羡慕你們！”老唐想到自己退休，真是十分遺憾，于是就随手把身边的車床开关用力一推，車床就呼呼地疾轉起来。他恨不得馬上裝上車刀，来一次高速切削。老牛走下一步，滿有勁地說：“現在青年人的干劲可大哪，說什么別老牛拖破車，要象飞机冲云霄！他們指和尚罵賊秃，不明明是向我們老头子挑战么？早上我听見武大炮要組織老年突击队，这正合我心意，所以特地来找他。”

武大炮一听老牛与自己志同道合，兴奋得一把捏住他的手臂說：“老牛，我們老头子真象花燭一条芯（心）呀！”他回头又向老唐說：“老唐，我們老头子通过整风也大跃进，这次要組織老年突击队，决心实现厂中手工电动化、机械化。”

当时老唐的心，早被这老年突击队所吸住了，他忘了自己后天就要动身回乡，情不自禁地說：“嗨，武大炮，那

我也参加吧，常言道：‘一人不如二人計，三人出个大主意’，人多力量大嘛！”老唐深陷的眼睛露出希望的光芒，迫切地等待武大炮的回答。

“啊哟，我的唐大哥，你怎么不拿鏡子照照臉孔？胡子也半寸長了、头发也花白了、人也早已退休了，怎么好参加突击队！我看这样吧，今晚上我們要开个老头子會議，就是关于老年突击队的事，請你一起来参加，給我們提些建議，想些办法，你說好嗎？”

武大炮的回答，使老唐心里很难过，他摸摸下巴上的胡須，低沉的說：“那就这样吧。”

下午一放工，各車間的二十来个老年工人，吃好飯，臉也沒洗就到會議室来参加會議。党支部書記老林一看人数，独缺温吞水，于是就向武大炮問道：“大炮，温吞水怎么沒来？再去叫一声吧。”

“哼，这个温吞水，八人大轎也扛不动的，讓他去吧，少了他一个，老年突击队不会垮台，人家諸葛亮也只有三請，他……”

“不，大炮，我們應該動員他，你們等一等，我去找他来。”老林說着就奔出門外。

再說温吞水虽沒报名参加老年突击队，可是心里也乱糟糟的。他也想动腦筋改工具，但怕改不出，被人家說笑話；他也想咬一咬牙向大炮报名，但又怕老年突击队担子不輕，挑不动，真是“想过桥害怕桥梁断，想过水耽心水

湿身”。剛才他也到會議室門口來過，但又很快扭轉頭退回去了。他想來想去手工干活硬碰硬，怎么也不能变机械、电动化，自己別去湊熱鬧了。溫吞水想到文娛室里去下盤棋解解悶，但是老伙伴們在開突擊隊會議，小伙子們忙着在改工具，文娛室里冷清清的。他正想回家，迎面就碰到了老林。

“啊，溫吞水，二十個人等你一個人呢，快點去！快點去！”老林一把拖住他說。“現在黨號召大家要鼓足干劲、力爭上游，你怎么……”

“老林，黨的號召，我如果有三隻手，也全舉起來贊成的。雙反後，我哪一天不是干得大汗淋漓，可是再參加什麼突擊隊，我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哪！”溫吞水沒等老林說完就搶着爭辯，可是他的腳步已經不由自主地跟着老林來到會議室。

會議開始了，老牛建議說：“常言道‘鳥無頭不飛’，萬事總有個頭，所以我推選大炮當咱們老年突擊隊的隊長。你們說好嗎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行呀……”武大炮正想推辭，可是鼓掌聲早已蓋過了的話，他只好擔任了。武大炮喝了口茶，站起來拳頭一揚表示態度說：“我們是社會主義的老頭，就要拿出社會主義的氣概來！現在咱廠的老伙伴們，百分之九十九是勁高過天的——”武大炮圓溜溜的眼睛向溫吞水一瞪，故意說給他聽。溫吞水听了心頭一驚：百分之

九十九是勁高過天，那百分之一是誰呢？溫吞水一陣臉紅，默默地低下頭去，躲開大炮逼人的目光。武大炮繼續說：“所以我相信我們老年突擊隊一定旗開得勝——手工機械化、電動化，一定能實現！瞧，今天我們支部書記就第一個報名參加；還有我們老唐，他後天就要回鄉去，可是一聽說組織了老年突擊隊，他也勁頭十足，來參加這個會議，為大家出點主意。”隨著大炮的話，大伙兒視線轉到坐在牆角邊的老唐。只見他悶著頭一聲不響，似乎心事重重，大炮催他說：“老唐，談談吧！”

“紙上談兵沒有用，我今世沒有福氣再討論生產了。”老唐說了兩句賭氣話，面色很不好。他為自己不能參加老年突擊隊而苦惱。

那時，電氣間老工人提出先把繞線圈改用电氣自動化，不然女工們繞了一天，渾身是汗，還遠遠跟不上別的車間。鉗床間老工人，提出壓床也要馬上改電動化：一千公斤的壓力用兩隻手一下一下扳，真是又慢又吃力；武大炮提議：裝配扳螺絲也要電動化。他們大家談得很興奮，接著提議在老年突擊隊的保證書上簽名，大家都簽了，就是溫吞水依舊沒敢簽。

武大炮東摸摸，西弄弄，出廠時，天已大黑了，却看見鉗床車間燈火通明，他想，可能他們在弄壓床電動化的事，他就無心回家，彎到鉗床車間去。

進了車間，武大炮心中好不激動，只見做夜班的青年

突击队员，个个赤膊，两只摇头电风扇呼噜噜地对准他们猛吹着。尽管汗水在电灯映照下显得亮亮的，他们却毫不畏懼，满脸兴奋地铆着“转子”压着“錠子”。铆的人，铁锤象流星飞舞，压的人，象逆水摇橹，个个浑身是劲！武大炮过去高声地说：“小伙子们，以后你们只要坐在旁边开关一掀就行啦，不要再象武松打虎似的累坏人。压床改为电动化，不但产量多、加工快、质量好，而且你们力气也大大可省啦！”

突击队员小方今天刚调做夜班，他听了武大炮的话，满感兴趣地跳起来说：“大炮师傅，压床电动化，我想倒想过，但就是没有办法！”

“哪里有困难，哪里就有我们！”武大炮学着昨晚上小方说的话。

“你们是……”

“老年突击队！”大炮回答得特别响亮。

“嗨！大炮师傅！越快越好呀！这两天，我们真连吃奶的力气也使出来啦，可是产量指标，仍象‘鸡上架’，蹲在老地方！”小伙子们一面用毛巾连连擦汗，一面围着武大炮说。

瞧小伙子们急得象火烧眉毛的样子，武大炮就胸脯拍得噔噔响，回答道：“马上就搞出来！”一说完，他又回到他的车间，去搞他的电动化机械化了。

四

拂曉。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妇人，蓬着头发，紅着眼睛，乘着一輛三輪車，急急来到厂門口。工厂鉄門还緊閉着，她一下車，就嘭嘭嘭地猛敲鉄門。警卫員老吳拉开小門惊奇地問道：“老媽媽，你大清早乱敲大門干什么？”

“同志，武德才在厂里嗎？”老妇人喘着气焦急地說。

“早啦，还没上工啦！”老吳想把鉄門关上，那妇人連忙手一推顫抖抖地說：

“啊，同志，他昨晚沒回家哪！”原来她是大炮的老伴兒。昨晚大炮破例沒回家，急得她一夜沒睡好。她知道丈夫不欢喜在別人家落夜的，如果不在厂中的話，他……一个恐怖的念头，猛的閃过她的腦海，所以熬到天亮，就赶到厂里来。

老吳知道她是武大炮的家里，忙又解說：“大媽，現在厂里日班沒上工，夜班剛要放工，厂里沒有人，武師傅昨夜可能到朋友家里去，你到里面来坐一会吧，他是做日班的，馬上就要来上工。”

武大媽所說厂里沒有人，急得哇地哭出来：“小毛他爹呀……你……”她惊恐地感到，上海的馬路如虎口，来往車輛多，丈夫騎着自行車，可能跌了跤出了事。老吳扶着她到傳達室里，劝她說：“大媽，大炮師傅又不是三岁小孩，你急什么呢！”哪知武大媽是个軟心腸的人，她越哭越